

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新开拓

——评苏者聪的《闺阁的探视——唐代女诗人》

石 云 涛

苏者聪教授的《闺阁的探视——唐代女诗人》(以下简称《闺阁的探视》)一书,最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继《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等书之后,又一部关于我国古代妇女文学系列研究的力作,显示了作者在古代妇女文学研究中的新突破。

唐诗是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瑰宝,它体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智慧与才华。创造了这一灿烂文化的诗人中,有一人数颇为可观的妇女作家群,她们的贡献为唐诗增添了光彩。然而千百年来,她们虽然没有被完全遗忘,却始终遭到冷遇。不仅在旧社会,她们遭到排抑和歪曲,新中国建立后,文学史的研究仍然没有她们的位置。几部通行的文学史,只字未提到她们,更不用说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除了一些单篇论文和个别作家别集外,没有出版过一部唐代女诗人研究的专著。从193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唐代女诗人》至今,60年来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一个空白。可喜的是苏教授这一大作填补了这一空白。由于60年前《唐代女诗人》一书的过于简略,苏教授的研究实质上仍是拓荒工作。作者穷年兀兀于寂寞书斋,为这本书的写作付出大量心血,终于把这本拓荒补白之作奉献给读者。

这本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值得向读者介绍。

首先,体例别开生面,匠心独具。全书除“前言”外,列十六章。“前言”简述写作缘起与体例安排。第一章“概况”以四节分论唐代女诗人生活的时代特征;唐代女诗人的才华、情操、命运;女诗人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和女诗人诗歌的审美心理特征;从总体上把握唐代女诗人创作的群体趋向与美学风貌。其中尤以女诗人审美心理特征的论述最为重要。由于封建社会里女性诗人所受到的种种限制,她们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固难与男性诗人争胜,其独具特色为男性诗人所不及者是女性心灵天地的揭示以及女性气质在诗作中的反映。作者正是把握了女诗人创作的这一特色,以专节对唐代女诗人独特的审美感受、审美情感、审美联想、审美理解、审美想象进行了论说,准确地揭示其特征。第二章至十五章,按女诗人的身份分类列章,分十二类;又把最重要的两位诗人薛涛和鱼玄机列为专章,计十四章。其中,作为对女诗人及其创作研究的宏观把握,与概说部分相配合的是每章小序及第一节各类女诗人生活境遇的叙述。作者把女诗人的生活遭遇放在唐代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揭示了唐代各种类型女诗人的命运以及对其创作的深刻影响,合起来就是一部唐代妇女生活和妇女文学简史。每章以诗人个体为单位分节,作者多的章有十一节,少的只四节,皆从实际出发,不单纯追求形式的整齐与统一。每节的标题都以极简明的语言概括出每个诗人的特点,如“诗发帝王威的武则天”、“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曲情写意的赵氏”等等。对女诗人的介绍,都先述其遭遇,重要诗人论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然后分析其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对代表作品进行鉴赏,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考证。典型的如第七章第八节“关盼盼《燕子楼三首》质疑”,通过征辨,得出结论,论证细密,令人信服。最后把几位不便分类,或无身世可考的诗人另置于第十六章,显示了作者的谨慎态度。统观全书,作者将宏观审视与微观探索有机结合,从而融文化史、文学史、作家论和作品鉴赏、辨析、考证为一炉,形成了严整细密而富于创造性的体例,对唐代女诗人及其创作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考察研究。

其次,是资料的充分挖掘和翔实丰富。唐代女诗人的作品大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如果失却本事,对作家的评价和作品的理解便失去依托,因而资料的搜求更见重要。唐代女诗人研究资料的搜集有两种情况,

一是就其一位作家来说,除少数诗人史书中有简略的传记,诗话中有评论,近人有研究之外,多数生平事迹极少记载,作品背景材料无考,分析评价作家作品较少凭藉。二是就总体来说,《全唐诗》中女诗人一百多位,诗歌六百多首,相关的资料又实为不少,且散见于各种史书、笔记、诗话、总集和选本中。如果作总体研究,搜求起来便需遍查诸书,犹如海中捞针。对研究者来说,这两方面都形成不易克服的困难。可是,当我们翻开《闺阁的探视》一书,便立刻发现作者对每一位作家的有关资料都作了尽可能充分的发掘、搜集,而且以严肃的态度甄别去取,材料翔实丰富,为全书的论证述说提供了丰富论据。作者能够把散乱无序的女诗人及其作品理出头绪,准确把握每一位诗人的个性特色,对选出的二百多篇作品作了较为细致精到的鉴赏,得力于她占有了全面的资料。略举一例,第八章第二节写“无子被弃以诗感夫的慎氏”。《全唐诗》中仅存一首《感夫诗》的慎氏很少有人知道。作者先依《全唐诗》、《唐诗纪事》交待其姓名籍贯、出嫁地点及诗之本事;又据《舆地纪胜》和《方輿纪》说明“望夫山”正在慎氏被弃返回娘家途中,见出典故运用之自然。又引明钟惺《名媛诗归》、清陆昶《历朝名媛诗词》的评语,说明本诗的艺术特色和妙处。最后据范摅《云溪友议》的记载,交代“慎氏留诗为别,诗曰云云,遂为夫妇如初”的结局,未以张籍《离妇》诗叹古代弃妇之命运。由于这些资料的融贯,使本来几乎被历史尘埃埋没的慎氏及其诗作一下子清晰生动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作者资料上的全面掌握,运用上的左右逢源可见一斑。书中对一百多位女诗人的介绍莫不如此。一些重要诗人如上官婉儿、李冶、晁采、薛涛、刘采春、鱼玄机、花蕊夫人等,更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给予恰当评价,立论割切。资料的丰富翔实还体现在文化史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上。为了说明唐代各种类型妇女的生活境遇,作者把唐代有关妇女的各种典章制度、社会风习、史书笔记记载和各种文学作品中对妇女生活的描写结合起来,有时则参照上下数千年历代政治制度、传统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来论证唐代各阶层妇女的遭遇,深入细致地说明了在唐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妇女们的必然命运。

第三,强烈的感情色彩与科学求实精神。《闺阁的探视》一书是作者“不平则鸣”之作。作者是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的女性学者。她既为我国历史上女性诗人的杰出才华而感到自豪,又痛感封建社会妇女命运之不幸,也为长期以来学术研究中妇女文学的忽视而抱憾,因此她决心在教学之余集中精力从事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作者的这种强烈感情和崇高动机在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前言”开篇既满怀激情盛赞唐代女诗人创作的杰出成就,对研究界轻视、忽略这一领域提出了批评,指出“我们绝不可轻视女诗人作品,而应钩沉发微,使之弘扬光大”。“概况”部分专列“唐代女诗人的才华、情操、命运”一节,集中表现了作者对女诗人命运的同情和对女诗人高尚情操杰出才华的赞叹。在全书行文中,作者的强烈感情时时从心底流出,融铸于笔端,迸发于字里行间。如评花蕊夫人《国亡诗》云:“这就对‘女人祸水’这一偏见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这声音,是愤怒的反抗,是沉痛的申辩,也是犀利的嘲骂,这闪电,这雷鸣,历史将永远不能掩其光辉,灭其洪音!”在对陈玉兰《寄外》诗作了细致分析后,云:“此诗情意缠绵,韵律感极强 语言通俗,可谓千古绝唱”。第三章小序批评“女人祸水”之说:“把亡国的罪责归咎于女子,这是何等荒唐,何等不合理!”第五章写到宫女死后惨景,云:“多么凄恻,多么悲凉!”这种大抱不平之声与热情赞叹的语言时时见于书中,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作者的澎湃激情与学人良知历史理性并没有发生冲突。作为学术研究,作者并不因为同情女诗人的命运就不适当地拔高女诗人及其创作成就,宽容其糟粕,而始终以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对待这批作家作品。这种科学求实精神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第四,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新颖独到的鉴赏辨析。历史上对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代不乏人。但因重视程度和整体把握不够,又由于时代的局限,研究者的立场、视角和评判标准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故妇女文学的研究积淀着浓厚的尘垢。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指导下,对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公正的、科学的。苏先生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由于掌握了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武器,在重新审视评价唐代女诗人创作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时,便自然另具眼光,站得高,看得深,往往翻历史旧案。从而使唐代女诗人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对作品的鉴赏也常常烛幽阐微,掘发真蕴、新意迭出。

唐代女诗人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任务繁重而艰辛,加之有些诗人资料的缺失,也为作者的论述带来极大困难。作为拓荒之作,书中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如个别作家身份的确定。历来以为薛涛是弃妇,尚可质疑。在没有本事依据的情况下,对她所存《赠故人》一诗中的“故人”是否指“故夫”,还可据诗意再作推藏。